

春栖鹊巢间

■王文瑄

惊蛰刚过，一场春雨袭来，气温骤降。晨曦宛如轻薄纱幔，轻柔地披洒在窗外树梢的喜鹊窝上，一层若有若无的暖光，像是被大自然镶上的一道金边。

喜鹊们早已按捺不住对春日暖阳的渴望，在枝头欢快地跳跃、啼鸣。黑白相间的羽毛，在春光映照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那灵动的身姿，仿佛是春天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

不知从去年何时起，办公室窗外便常常能瞥见几只喜鹊的身影。它们前赴后继，口中紧紧衔着树枝，穿梭于那几棵近二十米高的杉树间。我发现其中有3棵树上，各有一个陀螺状的鹊巢悄然嵌在树梢。那鹊巢密密匝匝，结结实实。巢虽在高处，任凭风霜雨雪，亦不惧侵袭，宛如一座坚固的小城堡。

这是一处兼具办公与居住的小院。东南两侧耸立着两栋办公楼，北面是一栋略显陈旧的家属楼，西边是一排修长挺拔的杉树。庭院靠近家属楼处有几个小花坛，间或栽着几棵桂花树。在此居住和上班的人熙来攘往，喜鹊们却安然处之，安之若素。

喜鹊适应能力强，人类活动越

多的地方，它们的数量往往越多。它们常成对活动，白天在旷野农田觅食，夜间在高大乔木顶端栖息。近年来，我们这儿的乡村、集镇、城市随处可见喜鹊的踪影，种群数量逐年增加。“中国喜鹊之乡”的美誉，果然是名不虚传。

行走在街道上循声寻迹，不时能看到喜鹊从头顶飞过。那修长的尾翼微微上扬，穿梭于街巷与树木间，仪态优雅，身姿矫健。眼下气候回暖，喜鹊们愈发忙碌起来。

白天，它们在树枝间上下翻飞，时而修葺屋舍，时而追逐嬉戏于楼顶，时而跃至院中觅食。它们仿佛早已与周遭的喧嚣融为一体，不时发出“喳喳”的愉悦叫声。在这明媚春光里，每一声鹊啼，都是春天最动人的音符，唤醒沉睡一冬的生机。

随着春风春雨的吹拂与润泽，喜鹊窝下的花坛里，野花野草愈发繁茂。不知名的小花，红的、粉的、紫的，星星点点缀在草丛中，宛如一袭碎花裙摆。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忙碌飞舞，为这片天地增添了几分灵动。树梢上的喜鹊窝，正悄然见证着春天里的每一次蜕变与成长。

春风宛如温婉的使者，悄然拂



过树梢。鹊巢边的枝条已绽出嫩绿的新芽，仿佛春天最鲜活的颜料，正迫不及待地在这幅画卷添彩。新芽在风中舒展，沙沙作响，与喜鹊欢快的啼鸣交织在一起，奏响一曲和谐的春之序曲。

(作者单位：郧西县林业局)

腊梅殇

■代新成

万花争萌时
你静静地蛰伏
冰雪尘封时
独傲绽放繁华

在落尽的寂寞里
凛冽的寒风能懂
你在风里飞舞
就像漫天雪花
一步步深情地陷落

腊月的路
或许有些凄凉
绽放的腊梅花
能止住归乡的回望

让心裹进花蕾的芬芳
如山泉般尽情地流淌
思乡在绽放里疯长
那些殚精竭虑的回望
就像风掠过春天的原野

香幽幽弥漫银河
情不自禁地深吻故乡
山海经之赤影的传说
赋予你强大的力量
以排山倒海之势
埋葬大地的孤独
如风轻轻拂过大海的乐章

故乡腊梅花开
如你一袭红衣
满地的腊梅花拾起
把思念无声抛弃
落寞的童年记忆深藏

腊梅花带我回家
不用买故乡的船票
把流浪百年的誓言
葬在故乡春风里
满树腊梅花的火焰
静静地绽放
在故乡沉睡的夜里
被纯净的月光擦亮
烈焰的红唇
思念如炊烟袅袅升起
花儿静静地开过
融化于淡蓝色的梦里
梦醒时泪流满面

腊梅花开
似梦里尽头没有回忆
也许，也许
你让我心醉
诚意折一枝腊梅
愿岁月每一个角落
都有星辰大海
人生就像

腊梅在寒冷中绽放
每个人都带着剧本而来
故事都会迎寒九天绽放
(作者单位：湖北房县政法委)

小镇烟火

■赵国章

说边举起左手，将调好的卤水均匀点进豆汁大缸，右手握着长把铁勺，海底捞月般插底顺势搅动。那搅动时发出的呼噜闷响，仿佛是生活中的摩擦与中和，听起来玄妙，却是豆腐风味形成的关键一步——这秘诀，又何尝不是缘分的天机？

大嫂的儿媳蹲在灶口，正把几节木柴递进灶膛。金色的火焰从灶膛飘出，映着少妇那圆润的脸庞。很快，她又起身端起瓷盆，将刚刚打出的豆汁，一盆盆倒进洗净的大锅。

“干这行辛苦得很呢。”少妇说。

“不然呢，总得有人做哟。俗话说，推豆腐卖面，手冻得稀烂。”大嫂借古喻今的话里，透出几分生活的无奈，也有几分手艺人的欣慰与自豪。她从父亲手上传承下这门手艺，几十年如一日。如今，儿子儿媳又接续而上，延续着烟火的四季轮回。

他们两代三人，相辅相成，也各有分工。每天凌晨四点准时起床，大嫂和儿子各自从淘豆、磨豆开始。少妇则简单收拾后，开着皮卡车到农贸大市场批发蔬菜。待她返回，头一锅冒着热气的豆腐就可以和红白青紫的时令蔬菜一起，在小镇街头齐刷刷地摆开。

与少妇聊着，我正寻思间，只见大嫂掀开锅盖，大缸里已完成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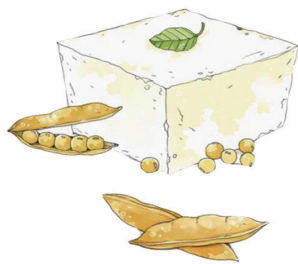
火风味的极致交融——亮似白玉，细如膏脂。少妇从厨房端来一摞青花瓷大碗，大嫂为我们四人各端了一碗豆腐脑递上。我们迫不及待浅尝一口，滚烫且浓香，还没等在舌尖打个转，那爽口柔滑的快感已抵达心扉。

记忆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每到腊月，集体按号给各户推豆腐时，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小孩，常会冲着诱人的清香闯进豆腐坊，户主也是这般大度。我们逮住葫芦瓢、铁钵子或大搪瓷缸盛满，折段柴棍边搅边喝，直到把瓢底舔干。混迹城市多年，早餐摊上也没少喝豆腐脑，还可加糖、加盐、加酱油、加咸菜丁、加油泼辣椒，可怎么喝，都喝不出家乡豆腐坊那种沧桑厚重的味道。

客厅里，少妇忙不迭地给上门买豆腐的客人切块、装袋、过秤。生怕卖完空手而归，我们迅速搁下碗，指定了一整板。待扫码付款，细看方知，安阳豆腐坊男主人叫梅秀伟。

返城路上，我数次回望。烟火深处，暮色四合，小镇已醉卧于山峦怀抱。

(作者地址：十堰市东城开发区东风大道7号)



家乡郧阳区安阳镇每天的第一缕烟火，都是从镇中心那间豆腐坊里咕嘟咕嘟喷涌而出的。

偌大的锅灶设在距离门口三米处，敞开的灶膛正对门口。炉膛内的火苗热烈地舔舐着锅底，发出呼呼的吼叫，映得整个屋子朦胧而温暖——几分忙碌，几分祥和，几分憧憬。贴近泥土的日子，红红火火大抵就是这般模样。大铁锅里，豆汁蒸腾的白雾直冲而上，很快被屋顶拦下，在坊内团团盘旋，再徐徐从门洞相拥而出，化身为携带豆香的人间仙气，与路人、与风物、与小镇的山川河流撞个满怀。

“我们干这行已有45年了。”说这话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嫂，身形偏瘦，腰板笔直，一看就是个精干利索的人。戴着口罩的她边

